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第

王 雲 五 主 編

陶 靖 節 集

(一)

陶 潛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陶 靖 節 集

(一)

陶 潛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例言

是集據陽休之序錄。及晁公武讀書志。梁昭明所編正集原止七卷。又錄一卷。爲八卷。其五孝傳四八目。則休之所增。當以別於正集。次爲三卷。合成十卷。是陽本也。今諸本以五孝傳編於記傳之後。疏祭文之前。則既違蕭編。亦乖陽錄矣。故特離而出之。庶昭明舊第。猶可想像而得焉。

是集宋莒公本。今不可見。世所傳者。惟湯文清。李公煥。何孟春三家最著。湯止注詩。頗爲簡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處。俱有發明。故今所注。雖博采羣賢。要以三家爲本。

字句同異。固由轉寫多訛。亦半係憑臆妄改。今參取湯文清本。李公煥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閣舊本。毛晉綠君亭本。何義門所校宜和本。擇善而存。其義可兩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從違。不敢專輒。首陽易水之思。精衛刑天之詠。其惓惓於故君舊國者。情見乎辭。述酒一篇。湯東礪黃文煥十得六七。尙有廈詞隱語。一經拈出。疑滯皆通。但注杜者。泥於每飯不忘君之言。致多迂曲。又爲前人所譏。故凡詞意本與時事無關。諸說必欲摛摭附會者。則在所不取。

知人論世。厥資年譜。王雪山吳斗南兩家。皆有論撰。然皆未嘗細考出處之年。又誤以上京爲京都。故于六載去還歸。隔閔難通。又不知其時鎮京口者爲劉牢之。徒有仕桓仕裕。疑團鞮鞬。今以晉宋二書。參互

攷定。疏通證明。自不煩言而解。

五孝傳。四八目。本係假託。可以存而不論。今於卷首恭載四庫全書提要。俾承學之士。不致以贗爲真。其四八目。與正史間有同異。仍爲注明者。以究係六朝人之書。爲後世類書之祖。足資考證也。

昭明本卷首有傳。卽其所自爲先生傳也。今諸本皆載昭明傳。然昭明實本沈約宋書。晉書南史。亦皆踵宋書而作。故今備錄三史。其考正乖誤。則具年譜。蓮社高賢傳。雖小說。然所傳已舊。故旁及焉。何孟春毛晉於史傳之外。又雜采墜聞軼事。以爲附錄。蓋凡先生釣游觴詠之處。無不動人流連慨慕者。今續得若干條。並誌於後。猶何毛之意云。

詩無達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北山雲漢。不過片言。書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關。徒費紙墨而已。陶集自李公煥錄諸家總論於前。嗣是何孟春。毛晉。吳瞻泰。增續益多。然遽加刊削。亦嫌專輒。故於卷末彙集一編。未能免俗。聊復效顰焉爾。

道光歲次己亥春月安化陶澍識

外舅陶文毅公。以道光己亥夏卒於位。秋。夫人奉喪歸。以公注靖節先生集十卷。年譜攷異二卷。授余曰。公於從政之暇。不知幾寒暑而成是書。今公歸道山。子且幼。能成公志者必汝。其毋忘公意乎。詒樸謹受命。校讐數過。槧於金陵。既卒業。因志其緣起於簡端。道光庚子秋九月。湘潭周詒樸謹記。

例言

四庫全書提要

諸本序錄

誄傳雜識附錄雜說

卷一

詩四言

卷二

詩五言

卷三

詩五言

卷四

詩五言

卷五

賦辭

卷六

記傳述贊

卷七

疏祭文

卷八

五孝傳

卷九 井紋

集聖賢羣輔錄上一名四八目

卷十

集聖賢羣輔錄下

附錄

諸家評陶彙集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陶靖節集 目錄

四庫全書提要

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按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詩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晚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若倫貫。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八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容鑒指示。灼知其贋。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旣與四八目一時同出。其贋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本。今不可考。而黜僞存真。庶幾猶爲近古焉。

聖賢羣輔錄二卷。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相沿引用。承訛踵謬。莫悟其非。邇以編錄遺書。始蒙容鑒高深。斷爲僞託。臣等仰承聖訓。詳悉推求。乃知今本潛集。爲北齊僕射陽休之編。休之序錄。稱其集先有

兩本一本六卷編比頗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四八目。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十卷。是五孝傳及四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統序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有佚篇。其爲晚出僞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儼等疏稱子夏爲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爲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如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之文。句讀尙從包咸。知未見古文尙書。而此錄四岳一條乃引孔安國。其出兩手尤自顯然。至書以聖賢羣輔錄爲名。而魯三桓鄭七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晉之王敦並列簡編。名實相達。理乖風教。亦決非潛之所爲。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三墨八儒二條爲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贗竟不明。潛之受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舉世得以辨別而表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奕葉。是亦潛之至幸矣。



靖節先生像

海寧吳兔牀投刊湯東澗所注陶靖節集求遺像冠
冊首。余偶於吳江王氏勺山書屋見明人所摹歷代
名賢像。鈎得此幅。又於吳興沈芥舟所見龍眠居士
蓮社圖真跡。丰致與此正同。乃知此本得靖節真面
目也。聞石門方懶儒亦有摹本。不知與此有異同否。
乾隆丙午秋日。海鹽張燕昌書於烟波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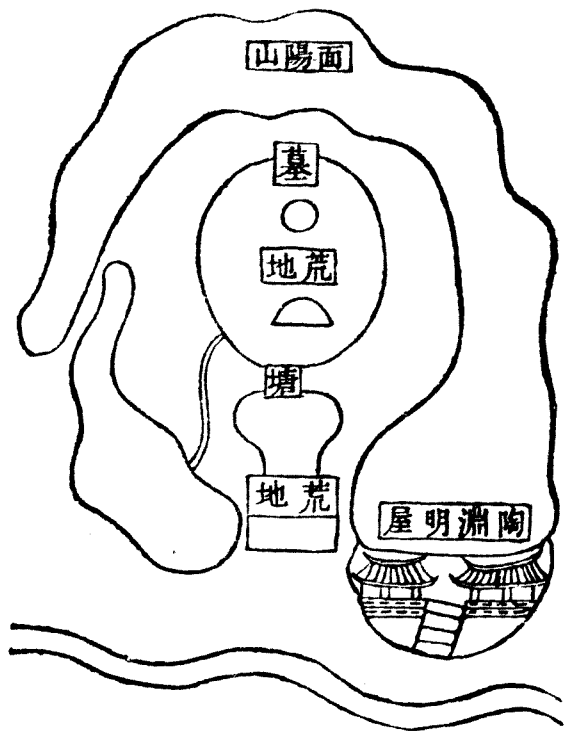


陶靖節先生小像

我峩彭澤。致美璿玉。
八儒尙賢。五柳自目。
賦辭歸來。恥殉微祿。
息景衡宇。含貞抱朴。
西山食薇。東籬采菊。
述酒之篇。同工異曲。

兔牀吳騫贊

陶淵明墓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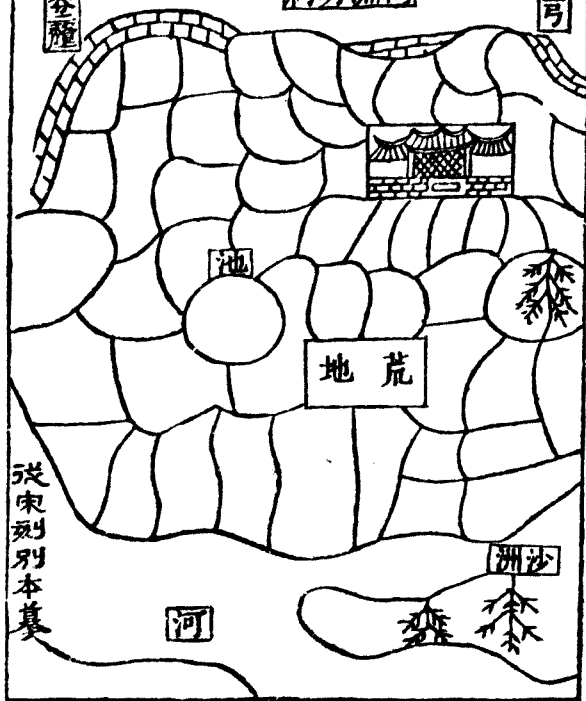


田大小六土弓

鹿子坂

陶淵明祠

共甲七段卷籠



從宋刻別本摹

諸本序錄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曰。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遜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鷓鴣。豈競鶩鷓之肉。猶斯雞縣。寧勞文仲之性。至于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鑿鑿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

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闕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風一者。卒無風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并纒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旁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陽休之序錄曰。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爲三本不同。恐終致亡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宋丞相私記曰。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卽陽僕射所撰。何孟春曰。陽休之字子烈。事北齊。爲尚書左僕射。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

潛集十卷。疑卽此也。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或不署於集端。別分四八目。自頌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

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以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何孟春曰。按四八目例。每一事已。陶卽具疏所聞。或經傳所出。以結前意。此二條既無後說。益知贊附之妄。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者。廣平宋庠私記。

晁公武昭德讀書志曰。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曰。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僧思悅書集後曰。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浸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探拾衆本。以事讐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泊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以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其陽僕射序錄。宋丞相私記。存於正集外。以見前後記錄之不同也。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書。

文獻通考經籍考序錄

陶靖節集

龔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爲州祭酒。桓玄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起兵討玄。誅之。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爲彭澤令。去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

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邪。雖其遺策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瞻瞻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靖節年譜一卷。年譜辯證一卷。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演季長辯證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恩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注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爲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既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託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謂拊己有深懷。履運

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愾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按靖節集。昭明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無五孝傳及四八目。陽休之特取益之。爲十卷。隋經籍志。陶集。梁有五卷。錄一卷。蓋錄卽八卷中之目。又別自單行。其錄後亡。故昭德讀書志只云七卷。今昭明本。休之本。皆不得見。余所見自李公煥以下。凡十餘本。卷數分併。互有異同。條繫如右。

李公煥本

以梁昭明序及傳冠首。次采集諸家評陶爲總論。中分十卷。前四卷詩。五卷記辭傳述。六卷賦。七卷五孝傳。畫贊。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聖賢羣輔錄。末附錄顏延之誄。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無名氏記。何孟春曰。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最有倫貫者。又曰。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元則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爲述作家也。按明萬歷丁亥。休陽程氏所梓。卽李公煥本。但卷端不標箋注二字。亦不載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其

總論中無東坡不取微生高一條。而多朱晦菴二條。陸象山二條。魏鶴山一條。不知程氏所見公煥本原是如此。抑從別本增刪。何燕泉本總論。則諸條悉具。

按公煥本分十卷。蓋用休之例也。然休之增入五孝傳四八目。其卷當相似。今若以八卷疏祭文移於七卷。五孝傳前。五孝傳退居八卷。則昭文與休之編次。俱可想像而得矣。

又按公煥本標題。稱箋注陶淵明集。廬陵後學李公煥集錄。而不載時代。何燕泉以公煥爲元人。未知何據。識以俟考。

何孟春本

前四卷詩。與李本同。五卷賦辭。六卷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五孝傳。畫贊。七卷述記。疏祭文。八卷九卷四八目。十卷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及序。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諸家總論。

自記。是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爲神堯諱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惡其斥賢者名也。從馬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實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舊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爲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

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諸爲陶作。泊先輩議論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謹記於此。以備考焉。正德戊寅陽月吉日。燕泉何孟春子元父記。按燕泉移置卷次。自謂倫貫。然昭明編錄。原無五孝傳四八目。後人疑爲贋作。今以五孝傳與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殊爲不倫也。

汲古閣本

以昭明序冠卷首。詩四卷。惟無問來使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十卷後以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爲後序。又別爲附錄二卷。上卷顏延之誄。昭明傳。吳仁傑年譜。下卷曾紘刑天說。駱庭芝斜川辨。諸家總論。其年譜與吳瞻泰本不同者數處。足資考證。

焦竑本

詩四卷。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序。無四八目。自叙言靖節先生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昭明太子手葺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冰釋。此蕘林之

一快也。吳君肅聊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妄庸所汨沒，盡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道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

按焦氏此本係宋刻，然小注時引宋本作某，豈謂宋庠本耶？又云八卷之數，與昭明舊本合，則尤不然。陽休之云：肅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宋庠私記云：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晁氏昭德讀書志云：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是昭明所編陶集，正集止七卷，并序目、誄傳爲八卷，後又以錄別爲一卷，故隋志云：九卷，亡其錄，故仍爲八卷，錄卽目。宋晁所見八卷，但有序傳、誄，不言目可知也。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耳。

張溥漢魏百三名家本

通一卷，以賦辭疏記畫贊、五孝傳、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讀史述、祭文、詩爲次，無四八目。題詞曰：古來詠陶之作，惟顏清臣稱最相知，謂其公相子孫，北牕高臥，永初以後，題詩甲子，志猶張良，思報韓襲，勝恥事新也。思深哉！非清臣孰能爲此言乎？吳幼清亦云：元亮述酒、荆軻等作，欲爲漢相孔明，而無其資。嗚呼！此亦知陶者，其遭時何相似也？君臣大義，蒙難愈明，仕則爲清臣，不仕則爲元亮，舍此則華歆傳。

亮攘袂勸進三尺童子咸羞稱之此昔人所以高楊鐵崖而卑許平仲也。感士類子長之倜儻閑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誠書自祭若右軍之誓墓孝贊補經傳記近史陶文雅兼衆體豈獨以詩絕哉。真西山云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根本準則是最得之。莫謂宋人無知詩者也。陶刻頗多而學者多善焦太史所訂宋本故仍其篇。按張本字句悉用焦本但易其篇次耳。

張爾公本

詩四卷。刪四時一首。謂氣格不似淵明。又刪聯句一首。謂淺陋不足述。餘與諸本同。五卷以記辭傳述賦爲次。六卷疏祭文。其五孝傳。四八目。悉刪不錄。扇上畫贊亦刪。謂其以養氣浩然。予於陵仲子而極贊其至。與聖賢所論相枘鑿。故併刪之。

毛晉錄君亭本

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文十七篇爲一卷。四八目爲一卷。詩之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問來使。四時聯句。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載。正集。另見雜附中。其諸家之評論。則前有總評。章評。字句之異同。則後有參疑詳焉。

何焯校正本

云以宋宣和棗木板原本校對者。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尙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亂。禮一作禮。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爲庾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八及爲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二十有六。義門所謂宣和本。當卽此本也。

以上諸本。詩文並載。其傳說詩者。所見亦有數本。

馮東礪本

自序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疎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先生危行遜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瘦詞。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歎而累歎也。余偶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併著之。文字不多。乃令繕寫模傳。與好古通微之士。共商略焉。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淳祐初

元九月九日鄱陽湯漢敬書。

吳騫跋曰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注陶靖節詩四卷。馬貴與文獻通考極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零陵而作。其微旨雖濫觴於韓子蒼。至文清反覆研討。而益暢其說。真可謂彭澤異代之知己矣。此書世尠傳本。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游吳趨得之。歸舟枉道過余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示。楮墨精好。古香襲人。誠宋槧佳本也。昔毛斧季前輩晚年嘗以藏書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題目下曰。此集與世本巽然不同。如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時本率譌規作親。今觀是集。始知斧季之言爲不謬。又擬古詩。聞有田子泰。流俗本多譌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與魏志符。其他佳處。尤不勝更僕數。注中間有引宋本者。鮑君據吳氏西齋書目。及僧思悅陶詩序。以爲湯氏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因勸子重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爲真西山趙南泉諸公所推。尤明於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王伯厚困學紀聞嘗取之。餘詳宋史本傳。乾隆五十年歲次旃蒙。大荒落。小重陽日。海昌吳騫識。

按東圃本何孟春云。今不見其全書。此本乃吳騫拜經樓以宋本重雕者。惟詩四卷。文但錄桃花源記。以有詩也。錄歸去來辭。以詩類也。其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晚唐人作。舊誤入者。皆別出附於集末。又雜詩。婦媚松標岸一首。亦附集末。云東坡和陶無此篇。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四時詩。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蓋用東坡本例也。但不錄歸去來辭。與湯異。

吳瞻泰陶詩彙注本

以昭明傳。吳仁傑王質兩家年譜冠首。詩四卷。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四時三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并附讀史述九章。謂九章原不列詩集內。然語以韻行。與詩不甚遠。且九章之內。發抒忠憤爲多。尤淵明一生大節。正猶屈子之九歌也。附於詩後。似不嫌削云。

蔣薰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四時一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歸去來辭并讀史述九章。次其後焉。

以上所見。合十二本。卷數之分併。字句之同異。今皆擇善而從。惟以五孝傳移爲第八卷。使與四八目相次。後之覽者。庶知前七卷。雖非昭明舊第。然其編比大概可想。後三卷則陽休之附益。而眞贗亦無難辨識矣。其未見諸本。仍錄於右。

無名氏集後記曰。靖節先生。江左偉人。世高其節。先儒謂其最善任眞。方其爲貧也。則求爲縣令。仕不得志也。則挂冠而歸。此所以爲淵明。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況如渾金璞玉。前賢固有定論耶。僕近得先

生集乃羣賢所校定者。因鈔于木以傳不朽云。紹興十年十一月日記。何孟春曰。淵明集世傳本思悅書公。煥注此不知公煥之所載者誰與。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靖節年譜一卷。辨證一卷。雜記一卷。解題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縝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昔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季長辨證本。今未見。

吳澄詹若麟淵明集補注序曰。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斃呂。殄秦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睹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也。略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洩忠憤。此子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爲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子之注。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沖淡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麒若麟。因湯所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讐。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使後之觀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

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何孟春曰。

若麟補注未見據吳此序其書必有可取。

陶靖節集 諸本序錄

誄傳雜識

顏延之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皇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縣世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善本作首路五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乎。文選無平字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苦。一作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一作遂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一無稱疾二字春秋六十有三。文選作春秋若千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柴桑里。一作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尙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

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一作達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考異何云。人字避諱改。不隘不恭。爵同下土。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壑。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魯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維疢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僕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古。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卻贖。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閔。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遠衆速尤。迂風先蹙。身才非實。榮聲有歇。音一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宋書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

本文載

本集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文載本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饗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與子疏又爲命子詩以貽之。詩載本集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蕭 統陶淵明傳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

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要之。淵明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要延之坐。一作赴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作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翹迹匡山。

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講校。所住公廡。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晉書隱逸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杭。五十畝種秬。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裴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甚。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

其罪不細也。宏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宏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宏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輦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宏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於世。」

南史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

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秬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秬，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要延之一坐，彌月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云。

蓮社高賢傳

陶潛，字淵明，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以爲實錄。初爲建威參軍，謂親朋

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叩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附錄雜識

晉中興書載顏延之爲始安郡。道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續晉陽秋云。江州刺史王宏造淵明。無履。宏從人脫履以給之。宏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乘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

廬山記。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廬阜雜記。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許飲。卽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

杜詩注。陶淵明聞遠公議論。謂人曰。令人頗發深省。

雲仙散錄。載淵明別傳云。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將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又云。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舂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又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何孟春曰。淵明別傳。今無

以附傳後。洪容齋嘗謂世傳雲仙散錄等書。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趙與時實退錄曰。散錄引書百餘種。而其遺語。盡做世說。若集諸家言語。豈應一律實本容齋之說。

以上何孟春附錄原採

顏之推家訓。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

文中子。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

李元中蓮社圖記。遠公結社廬山。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纔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道士陸修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常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

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江西通志。淵明故居凡三處。一在瑞州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陶公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名勝志云。陶詩疇昔家上京。卽此。一在九江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名勝志云。陶潛家於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許。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合三說攷之。當以此爲正也。

桑喬廬山紀事。上京山當大湖濱。一峯蒼秀。彭蠡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浩淼縈帶。皆列几席間。奇絕不可名狀。陶淵明嘗居之。淵明詩。疇昔家上京。注云。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

王禕經行記。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時。劉裕實殺殷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

困學紀聞。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朱子跋云。顏文忠公栗里詩見。

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

桑喬廬山紀事。栗里者。陶淵明故里也。其地在虎爪崖下。

潯陽記。栗里今有平石如砥。縱橫丈餘。相傳靖節先生醉臥其上。在廬山南。

王禕經行記。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臥此石上也。

圖書集成。南康府部。醉石。在星子縣濯纓池下谷中。高三四尺。亦謂之砥柱石。元亮飲酒醉臥其上。陶默仰止錄。栗里原當澗有石。從廣丈餘。其平如砥。淵明每醉。輒坐臥其上。朱文公詩。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陳聖俞云。是非分付千鐘酒。日月消磨一醉中。今其傍有醉石菴。

太平寰宇記。五柳館在栖隱寺側。五柳先生之舊宅也。

仰止錄。五柳館。先生門種五柳也。湖口治西三十步。元主簿馮克敏復構五柳堂。今夷爲民居矣。

明一統志。湖口縣東三十里。有翫月臺。晉陶潛爲彭澤令時。築以翫月。臺南有洗墨池。潛所鑿。以滌硯者。

圖書集成九江府部洗墨池在湖口縣南三十里彭澤鄉陶元亮爲令時滌筆墨處一嘯亭綺練亭翫月臺俱在彭澤鄉世傳陶元亮宰縣時築

江西通志九江府城西南九十里有王宏岡卽白衣人送酒地也

仰止錄菊所在東流縣治後淵明解印日常處其中藝菊卽舊彭澤地也書崗在豫章安福縣南四十里怪石層聳其嶺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臺又曰書崗也九曲池在湖口縣南三十里有池云淵明所穿與陸修靜周續之三人聚講處也今改爲三學寺

毛晉綠君亭陶集雜附靖節祠一在柴桑山下一在南康府學東一在九江府治東一在彭澤縣治東又一在縣南一在瑞州府城南一在新昌縣之南山一在湖口縣三學寺前或專祠或合祠皆古今名賢遐淑道風流範來學故雖郡邑之沿革非一而先生之祠則易代而彌新也

圖書集成九江府部靖節祠初在三學寺旁有望月臺元時縣尹孫文震至寺見望月臺遺蹟乃靖節讀書地捐俸建祠於上後於三學寺後建祠塑先生及陸修靜周續之遺像於中名三賢祠後圯國朝順治中重建地有望月臺洗墨池流觴曲水遺跡古松蒼蔚爲湖口八景之一

元吳澄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曰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爲靖

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概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相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予於孫侯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侯燕人所至。有廉能聲。

仰止錄。湖口大嶺山在彭澤鄉東。去縣二十里。卽漢彭澤舊治。有靖節祠。元吳澄作記。南康星子縣亦有祠。城東一里。祠前有神運石。石色深黑。旁有大指痕。文理隱然。瑞州亦有祠。宋文丞相天祥建。

新昌縣祠。縣東二十里。義鈞鄉。鄉人多陶姓。於其南立祠。

桑喬廬山紀事。靖節墓在面陽山北麓。鹿子坂在楚城鄉桃花尖山西。去靖節墓三四里。其地有淵明故宅。

圖書集成。陶靖節墓。在星子縣北二十五里。明正德七年。提學李夢陽清出墓於面陽山。置田以備祭。

祀。命其後瓊領之。以陶時亨補郡學生員。至今代有祀生墓。西南爲靖節書院。
廬山志。李夢陽曰。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
識之。然仍疑焉。夫淵明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啓竊據而葬者耶。又曰。予既得墓
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居祠址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瓊。星子民也。
會九江陶亨來。言淵明裔。亨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爲郡學生。實欲久陶墓云。
以上新增。

陶靖節集

卷一

詩四言

李注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又曰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凡云李注者李公煥本云何注者何孟春本又湯注者宋湯文清公漢其本不可得僅散見於李何二本云吳注者吳瞻泰本餘俱倣此後又得吳騫拜經樓重雕湯注宋槧本有李何二字汲古閣本無一首二字不分章李何諸本分章

停雲 井序○四言各題下湯本俱有一首二字汲古閣本無一首二字不分章李何諸本分章今從之○李注高元之曰以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義也何注停凝而不散之意

停雲思親友也。嶗淇新醪。各本如此休陽程氏梓本作嶗酒新淇李注淇讀曰沉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鷲鷲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查慎行曰起四句當平世者不知此語之悲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何注上虞劉履曰此蓋元熙禪革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仕於宋者故特思而賦之以寓規諷之意○吳瞻泰曰元劉坦之履選詩補注中箋陶至數十首雖非專本亦可觀按劉書今未見凡何注所引皆也

停雲鷲鷲。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湯注二句蓋寓懸回之意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劉履曰此承上章反復言之。舟車靡從即路阻之意也。

東園之樹枝條載湯本作載何注東園再榮之樹競用新好以招余情湯注謂相招以事新朝○各本情云宋本一作競用新好非怡一作非怡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吳注左思蜀都賦合樽促席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湯注翮叔夜琴賦非翮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

何何注庭柯之鳥尚懷好音而親友不然此念之而為之抱恨也劉履曰他人之苟祿者亦豈無之而香與于獨厚故念之耳淵明於親友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促席而閒陳終乃知其不復來歸而為至義之盡也

時運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斐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濞餘靄字曖微靄按字曖微靄即歸園田居詩曖曖遠人村

消則與山濞餘靄詞重意覆矣有風自南翼彼新苗何注翼猶披也吳注王業曰新苗

洋洋平津各本作津湯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焦本云宋本一作稱揮茲一

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悠遐想一作悠悠非澗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湯注

靜千古特識澗按周程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李注世紀曰黃帝為

注序所謂欣慨交心者如此淵明于時方在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之際誠不能自遂其暮春之樂也陳祚明曰欣在春華慨因代變黃農之想旨寄西山命意獨深非僅閒適

榮木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从何校宣和本作九。湯本云各本作有云一作九總一作懸角閒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於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顛顛儻惛同有時。靜言孔念。

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於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湯注屈子之九章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

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與此四語皆文辭中之格言也。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湯注或曰志當作忘荀子功在不舍詩一

曰增業在不舍不舍故日富此易所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雖我懷于茲不無內疚此所以嗟固陋乎或引詩一醉日富靖節自告其廢學而樂飲觀其自挽曰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肯自告耶澗

按蔣說非也望道未見歸咎沈酣刻責之心固當如是將以富有日新釋日富既割裂無理且自矜日進全與詩意相違我之懷矣但焉內疚。

周密癸辛雜識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嘗發明靖節意云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

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爲論道體其說蓋本於元亮元亮謂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惜其寄情於酒而爲

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閒道白首無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

至者何所。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本作行非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湯注老而

壯烈如此。可謂有勇矣。李注趙泉山曰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靖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

不讓。將以振復宗國。為己任。回拜十載。卒屈于戎幕。位吏用。是志不獲。聘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謝按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先師之名。防此。但古之所謂先師。即晉宗之祭。周禮大司

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是也。亦謂之先賢。記曰。祀先賢于西學。是也。至唐始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又以孔子為先聖。顏淵為

先師。其後遂專稱孔子為先師。而別無先聖之祭。實自先生肇其端矣。本朝雍正中。議增從祀。孔子諸賢。特及先生。惜時無有以先生學術入奏者。其事遂寢。然百世可俟。終必配食無疑也。

贈長沙公并序。○各本皆作贈長沙公族祖。楊時偉曰。序長沙公於余為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馬一

衍今刪之。

長沙公於余為族。湯本云一作余於長沙公為族。一無公字。祖同出大司馬。李注漢高帝時陶舍。謝按大司馬。謂桓公。

傳大司馬陶侃。先生孟府君傳贊。聚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是也。若開封。懸侯攷史記。漢書皆云漢王五年。為右司馬。非大司馬。且漢初無大司馬官名。至武帝元狩四年。始置此注。誤也。

於桓公遂欲改大為右。其說尤謬。詳年譜攷異。昭穆既遠。以一作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曹大家曰如小同源而分流也。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途悠。歲月眇徂。感彼行

路。眷然躊躇。李注楊誠齋曰。老泉族譜引。正淵明詩意而淵明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於穆令族。允構斯堂。焦本云一。諧氣冬暄。焦本云一。映懷圭璋。爰采春華。各本作花。湯本云。一作華。今從之。載警秋霜。我

日欽哉。實宗之光。謝按此蓋長沙公經過潯陽。建桓公祠堂。以展親收族。故詩美其氣如冬日之溫懷。有圭璋之潔。而堂成舉祀。不勝秋霜怵惕之思。若此人者。豈非宗之光乎。春華謂芹藻蘋。

屬之

伊余云遘。在長忘同。湯本云忘一作志。吳注王棠曰。湘明年長。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想湘渚何

校直和本同。李注寰字記。湘潭。湘鄉。湘源。為三湘。謝按。湘水發源會瀟水。謂之瀟湘。及至洞庭。陵子口。會

澧江。謂之澧湘。又北與沅水會於湖中。謂之沅湘。三湘之目。當以此。若湘潭。湘鄉。湘源。皆縣名。非水也。且

也。遙遙三湘。一作遙想三湘。一作遙想湘渚。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吳注左傳。行李之往來。又

君注。行李。使人也。何以寫心。貽此話言。吳注。時其惟哲人。告之話進篲雖微。終焉為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遠。音問

其先。

吳仁傑年譜曰。陶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侃傳。先生

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薨。世子夏襲爵。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

息宏襲侃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以世次考之。先生於延壽為諸父

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為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耶。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

沙稱之。從晉爵也。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

云長沙於余為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為大父行。其卒在庾亮前。時先生未生也。

李公煥注引西蜀張續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為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

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為吳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伊余云邁。在長忘同。蓋先生世次為長。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為族。或云長沙公為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為族。或云。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為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為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

澗按。吳以序中族祖連讀。疑所贈乃延壽之子。其稱長沙公者。從晉爵也。張以族字斷句。謂所贈即延壽。其稱長沙公在未改封之前。二說皆可通矣。謂稱長沙公為從晉爵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則吳說為長。即謂序中余于長沙公為族祖。所贈乃延壽子。族祖二字。不必破句可也。惟題之族祖。不及改為族孫。竟作因序誤衍為是。至長沙降封。宋高祖受禪。詔降五公。長沙公降為醴陵侯。見沈約宋書高祖紀。晉書誤作吳昌。吳張皆沿其誤。

又按。以稱長沙公為從晉爵。即謂贈延壽在降封之後亦可。惟族字須斷句耳。先生於延壽為從父行。禮大夫斷絕。故云禮服遂悠。又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蓋定律五服之外。以凡論也。而長沙公猶敦族誼。經過潯陽。葺治祖堂。展親收族。故先生作詩美之。既叙纏綿。遂加勗勉。親愛之至。詞意藹然。而葛立方之徒。誤會感彼行路之語。橫生議論。亦可謂固哉高叟矣。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云云。其詩又云云。蓋傷之也。杜于美訪

從孫濟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查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公及濟尊祖之義掃地矣晉書桓公傳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稱平南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相陶延壽以亮稱亂起兵遣收之郡十長沙內史下有臨湘侯相醴陵侯相劉陽侯相吳昌侯相醴陵侯相攸縣子相建寧子相無長沙相延壽襲封長沙郡公此必公字之訛也宋書何承天傳長沙公陶延壽以為其輔國參軍此延壽稱長沙公實證宋書高祖紀義熙五年慕容超率鐵騎來戰命咨議參軍陶延壽擊之是延壽在晉頗立勳業無忝厥祖先生固非虛為嘉許也

酬丁柴桑并序○李注柴澗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湯本云一作官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殮勝如歸聆善湯本焦本作矜善又一本作聆音善若始陳祚明曰聆善者然黃文煥曰名勝之地誰不欣尋然寄趣于是耳真能托宿當歸者誰乎有入山如歸永矢不移斯真可與餐勝善之始聞孰不欣慕轉念意意能如初之踴躍者誰乎有終身常若初聞反復無厭斯真可謂善聆
匪惟也諧各本作諧也此亦焦本屢有良游焦本云宋本作游一作由非澗按古人不以馬韻為嫌作游是也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并序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尙或未湯本云一作非珍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不有同好。各本作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

覲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李注時新居南里之南村卽栗里鄰新居鄰也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一。湯本云一作弗思

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湯本作鶴一作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晏安。王事靡寧。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沖沖。從何校宣和本各本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何孟春注。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舊人龐通之齋酒具。

半道栗里邀之。此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敍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云。龐主簿者。豈卽龐參

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

謝按。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相兼官。先生詩有龐主簿。有龐參軍主簿。下注云。龐遵。與宋書裴

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合參軍則佚其名。當別是一龐也。先

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尚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其答

曰。亦因參軍將使江陵。先有贈別之作。不可無酬。故曰。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若于

主簿。則爲怨詩。楚調示之。歷敍生平艱苦。至以鍾期相望。非同心莫逆。肯交淺言深。若是乎。蓋先生之

於舊好新知。各如其分。未嘗一概紊施也。近時金谿王謨。撰豫章十代文獻略。以龐通之卽龐遵爲主簿者。而龐參軍又是一人。其說良然。參軍爲衛軍使江陵。又從江陵使上都。其時衛軍將軍王宏宜都王義恭鎮江陵使。蓋陰謀廢立之事。先生贈詩曰。敬茲良辰。以保爾躬。豈有窺見其隱者歟。說具年譜攷異。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何注。上林賦。悉爲農也。足也。郊以瞻萌。錄爾雅。瞻也。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德。湯本作德。各本作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興。焦本作興。各本作征。非。農夫野

宿。氣節易邁。和澤難久。冀缺攜耜。李注。左傳。傳三十三年。曰季使過冀。見其缺耜。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墾畝。矧

茲衆庶。曳裾拱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儻石不儲。李注。儻石。言一儻一石。應劭曰。齊人名。一斗之儲。飢寒交至。

願爾湯本作余。一作爾。儻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校宣和本。作園井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吳注。汪

命子 汲古閣本。綠君亭本。此詩編在歸鳥詩後。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吳本。作焉。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升唐

故說陶唐氏而謚曰堯。取放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于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丹朱為尸。因封于唐。時堯父好龍。舜命象龍于陶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象龍。逮夏帝孔甲時。天降

雌雉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

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胃。謝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昔有饕餮叔安。有裔子曰

董父。實其好龍。能求其膏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豳。龍封諸

麗川。豳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龍於象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

氏曰御龍。而未獲象龍氏。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

無所謂陶邱云。及武丁滅豕韋。以封累胃之說。惟說文云。陶邱有堯城。

堯警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此注似影射為之。故悉錄左氏原文。以糾正焉。穆穆司徒。厥族以昌。湯注。春秋

以殷民七族。陶公煥曰。原陶姓氏族之所由來也。杜紛紛云。一作紛紛。戰國。漢。漢。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

邱。逸蚪透雲。李注。蚪。奇。撻。切。俗。非。無。角。龍。也。奔。鯨。駭。流。暴。縱。橫。之。亂。也。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李注。高。帝。功。臣。表。開。封。懸

代封。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校。宣和本。作風。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李注。高。帝。與

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膺膺丞相。允迪前蹤。李注。孝。景。二。年。陶。青。為。丞。相。何。焯。曰。百。官。公。卿。表。孝

爰及苗裔。齊晉山河。謂此盟也。膺膺丞相。允迪前蹤。李注。景。三。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七。年。六。月

乙巳。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李注。二。句。喻。景。三。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七。年。六。月

免。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李注。二。句。喻。景。三。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七。年。六。月

者也。吳注說文：漢汗下也。前漢功臣表：右司馬開封愨侯陶舍。漢王五年，以中尉從擊燕代，封侯十二年。夷侯青嗣。孝景中三年，節侯偃嗣。元光五年，侯唯嗣。元狩五年，坐酎金免。元康四年，舍元孫之孫長安公。士元始。詔復家在我中晉。何焯曰：漢季稱東漢。業融長沙。李注：按別傳，陶侃字士衡，仕中晉，在軍四十一載，位至馬。日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謝按：疇，等也。漢書宣帝紀：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滅也。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龍不忒。一作孰謂斯心而近可得。心期之高遠也。

馬永卿懶真子曰：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緜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云是已。羣川衆條，以喻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按青後如司空敦少府範、深陽侯謙、交州牧基、宛陵侯瑱、中庶子抗、康伯樂回，不得謂之無顯者。此指長沙所出之高曾而言，自父丹仕吳揚武將軍以上無聞，故曰運有隆窳也。

先君子鄉賢公莫江詩話曰：桓公力恢晉室，而以功高震主，蒙謗晚年，深以盈滿為懼，懇請歸國。東坡言：陶公忠義橫秋霜而貫白日，朱子稱之。其始終一節如此，以視桓溫父子、劉季奴諸人，真猶麒麟之於破鏡也。先生詩以臨龍不忒，特表桓公之心，而致慨於近不可得，其旨深哉。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李注：陶茂麟譜以岱為祖，按此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係殘闕不全，以岱為祖，出鄆。於皇，湯本作穆。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冥一作冥，今從之。茲愜喜，又姿名世，姓氏書詳年譜，攷異。於皇，湯本作穆。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冥一作冥，今從之。茲愜喜，又姿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趙泉山曰：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載于陶茂麟家譜，而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命子時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冥愜喜，其父子風規，蓋相類。按：姿，景當作安，城詳年譜考異。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其企而。湯漢注孔伋因求思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鍾惺曰人知陶公高逸證榮木命子等篇乃是小心翼翼溫慎憂勤之人也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李注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夜生其子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

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何注陸放翁曰鄭康成誠于書云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用其語

李公煥注引張縝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用。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原注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云陶悅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此固以文爲戲耳。驥子好男兒。若以是嘲子美譽兒。亦豈不可哉。

何孟春曰。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前刺史取淵明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日辟爲西曹掾。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見此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會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遍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毛晉曰：李空同督學江右，訪得先生墓，并田六十有二丘，遷諸竊據者數家而封識之，令其裔在星子名瓊者領業。在九江名亨者爲郡學生，奉先生祠，則瓊與亨亦先生歷世重光之一綫也。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李注：憩，起也。和風弗洽，翻翻求心。湯注：託言歸而求志。顧儻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相何校宜。各本作馴。湯本云：一作相。舊侶爲多才，然真趣則相入也。和本作相。今从之。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何焯曰：郢曲妻

翼歸鳥，戢羽寒。湯本云：一作寒。游不曠林，宿則一森。何焯曰：不曠林而森標，則物色不至。已起

清興好音時交，矰繳矢射也。李注：矰，若切。矰，生絲繳也。奚施功非已卷。李注：卷，與倦同。湯本

已倦飛知還，不勞感人之視。超舉傲睨之辭也。

安勞。湯本云：一作旦暮道

陶靖節集 卷一 詩四言

陶靖節集

卷二一

詩五言

形影神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

心焉。毛晉云一本無末二句。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焦本云一作憔悴。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各本作如何校。茲

黃文煥曰今年既悴之草木明年復可發榮人不能也。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

流。李注流涕流貌。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謝按言必如適見以下云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何焯曰此篇言百年忽過行與草木同腐此形必不

可恃當及時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立善也

黃江詩話曰。序有微意。又曰。事不可為。心復難任。故借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凡集中云酒者多如

此。阮籍全真。終不事晉。與先生之酒。均為合道。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湯本云一作陰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何注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黃江詩話曰。誠願二句。亦是無如何之辭。非真欲仙也。細味此首。是正意。先生所存豈六朝人所能望及。以是知先生非真好酒也。

神釋

大鈞無私力。何注賈誼鵝賦大鈞播注注言陰陽變化如鈞之造器也萬理湯本云一作物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

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各本作善惡同。湯本云一作善惡一作既喜今從之安得不相語。湯本云一作與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各

作壽湯本云一作永永各本作壽非年。欲留不得住。李注彭祖姓錢名鏗顯瑛元孫進堆鑿子老湯本云一作老少同一死。賢

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何注將乃晉人發語之詞謝靈運詩將非畏影者阮瞻對王戎將無同皆此類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湯

日醉釋前篇立善釋後篇。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李注鶴林曰。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

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

知道之士矣。

葉夢得曰。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自謂世情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辭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促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得壽。爲善而皆見知。則神亦將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姿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閒道而達一間。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坡翁問陶詩云。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

九日閒居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

湯本云一作時醪靡至。

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朱翌曰。元亮九日閒居序。秋菊盈園。

持醪靡由。空服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華。卽菊也。按真誥。太元玉女有八瓊九華之丹。又云。授九華丹方于江上。煉丹。又李八百居栖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致之。非菊。乃丹也。謝按。九華雖亦丹名。陶蘇所服。恐非丹也。仍解作菊爲是。

世短意常湯本。湯注。班固幽通賦。道悠長而世短。李注。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斯人樂久生。

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湯注。魏文帝書云。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謝按。詩意蓋言俗以重九取義。長九而愛其名。其實日月自依辰至。言其有常期也。語可

破露淒暄風息。氣澈徹一作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焦本云。宋本作制積齡。如

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湯注。空視時運。傾。亦指易代之事。塵爵恥虛轄。寒華徒自榮。吳注。空視時運。傾。與寒華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所謂持醪醉由也。原

注。謂指易代之事。失其指趣。斂襟獨閒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湯注。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之。謂

同類亦歸園田居李注。有六首二字。今從湯焦毛黃吳諸本。作五首。其江淹擬作一首。別附四卷之末。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何注。劉履曰。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按靖節年譜。太

來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謝按。吳仁傑以此詩為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自初仕為州祭酒。至去彭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

年。劉說所本也。又按。三當作已。不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何注。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

作。踰三豕渡河已之。換三舊矣。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何注。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

獸思故藪。羈鳥戀舊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王正長詩。人情依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

九間。榆柳蔭後簷。焦本云。宋本作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吳正

語。古雞鳴行。雞鳴高樹顛。而吠深宮中。陶公全用其戶庭無塵雜。虛空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吳注。沃儀仲曰。返自然句。如真重乍釋。四體皆暢。查慎行曰。返自然。道盡歸田之樂。可知塵網牽率。事事俱違本性。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城曲中。披草共來往。中一作里人草一作對酒
同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將有傾危之禍故有是
喻增節雖處田野而不
忘憂國于此亦可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李注漢書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晨興湯本云一理荒穢。湯本云

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湯注東坡曰以夕露沾衣

久去山澤遊。浪莽何注莽或作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

處。桑竹殘朽株。焦本云一作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

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虛。焦本云一作虛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各本作遇焦本作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澗按說文區漉也

也。一曰水下滴漉也。封禪文。滋液滲漉漉酒蓋滴漉之意。雙雞招近局。各本作局毛晉日入室中聞。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

天旭。

遊斜川并序

辛丑湯本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駱辨

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阜。

遙想靈山有愛嘉名

湯注天問崑崙縣圍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子崑崙中有五城十二樓故云靈山嘉名也

欣對不足率

爾引宋本者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

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紀

其時日

開歲修五日

湯本云日一作十李注按辛丑歲增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俟五十乃義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為誤今作開歲俟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吾生行歸休

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迴澤散游目緬然睇曾邱

雖微九重秀

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

何注漢書引滿舉白

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

各本作觴中觴酒半

也焦从宋本作觴非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非所飲此兩句直是造道大關鍵至云且極今

朝樂明日非所求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皆違觀死生榮辱之外非後儒所能窺測管細觀淵明一生恰會著孔顏當日樂處

駱庭芝斜川辨曰淵明閒世之士也斜川游一時之勝也讀其序誦其詩孰不悵然而遐想後世失其

所在世人念斜川若崑崙桃源比也庭芝生長廬阜詢之故老訪之薦紳先生未有能辨之者歲在戊

午卜居星渚周覽物色詳味詩句適與意會夫淵明柴桑人也所居在栗里今歸家靈湯二寺之間有

淵明醉石其旁有郵亭曰栗里鋪則淵明故居必在於是顧斜川之境豈遠哉世人或以楚城是柴桑

故縣遂指為淵明所居非也質之歸去來或命巾車或棹孤舟今楚城無泛舟之溪也又云舟搖搖以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則知所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則知所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則知所

居去江濱爲不遠矣。斜川序云：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臯，意其稱南阜者，卽廬阜也。山有南北，故稱南阜。飲酒詩所謂悠然見南山是也。稱曾城者，落星寺也。斜川詩云：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會邱。當正月五日，春水未生，落星寺宛在大澤中，是所謂迴澤也。層城之名，殆是晉所稱者。栗里之南，有小溪，名吳陂港，貫穿落星湖，入大江，其水冬夏不絕，固可以泛舟矣。夷考淵明曠昔問前路，棹孤舟，與夫臨長流，望會城，正在此耳。匡廬千萬仞，煙雲出沒，巖壑嶮絕於其上，彭蠡數百里，湖光瀕洞，晨夕變態於其前，清奇壯麗之觀，俯仰無盡。有如斯人忘形骸，外聲利，盪輿扁舟，往來于其間，吁可樂哉！庭芝旣嘗辨之於好事者，咸曰：唯唯，不可以不書。乃作斜川辨，以遺山間之父老云。

黃江詩話曰：此篇年月，在赴假之前。曰：忘彼千載憂，又曰：明日非所求，皆有慨乎言之。蓋七月之赴假，亦見桓玄之將亂，不徒以不堪吏職也。又此時元顯專權於內，桓玄覬覦於外，晉之危亡已兆。先生年才三十七，雖及時行樂，何遽汲汲若此。良以名臣之後，不得假手以救亂，情實有不能已者，以爲作達，真不知先生者矣。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湯本作示周祖謝汲古閣本，緣君亭本作示周據祖謝湯注在前，李抄湯仍當繫湯注三耶，時三人皆講禮校書，吳注宋書周續之字道祖，

門廣武人，入廬山，與劉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向。峻節，願高祖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講禮月餘。高祖踐阼，召之，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

幸諸生問禮記辨析精奧稱為該通

負病續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遙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

湯注鷹續表道喪向千載何注莊于世喪道矣道喪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羣士響臻表道喪向千載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傳云江州刺史檀翽苦請廬山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殊夷

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暨校所住公廨近于馬隊故云爾

穎水濱李注趙泉山曰靖節每相招引頗從之遊世號通隱是以詩中引箕穎之事微諷之何焯曰晉兩

生不肯起從漢高況見此季代羣毒乎故勸之從我為箕穎之遊也

乞食

飢何校宜和本本作飢各本作饑澣按說文飢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

各本作解澣本及何校宣和本作諧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湯本作勸言詠湯本云一遂

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汲古閣綠君亭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黃文煥曰愧非韓才時代將易

報漂母不然亦何由報哉板蕩陸沈之歎寄託于此生不能伸志于世上乃死欲伸志于地下尚可得乎

果何物可貽哉東坡以為真欲報謝主人哀其口頰誤也何焯曰銜戢思謝胸中亦將以有為也冥報相

貽則不事二姓以遺逸

終焉之志亦已久矣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

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楊野王曰。坡公因公冥報一語。咨嗟太息。若重哀其貧。幾滅卻一隻眼矣。瓶無儲粟。煙火裁通。而延之送二萬錢。悉付酒家。公之乞丐。公自欲之耳。遠公方外之家。強公入社。公不肯。遠公尙不能會其意。何況餘人。公蓋洞見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并生死亦以爲戲。縱浪大化中。與之虛而委蛇。如是而已。其恥屈身後代。自公本懷。然去就之際。皆非公所屑也。

王懋竑曰。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不肯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其高風遠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羈縻矣。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其固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之。似未盡其意。

黃江詩話曰。此詩寄慨遙深。著眼在愧非韓才一語。借漂母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門事也。志不能遂。而欲以死報。精衛填海之意見矣。

黃江詩話又曰。此詩與述酒讀書諸篇。皆故國舊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卽安貧守道。亦非詩中本義。至東坡之哀冥報。謂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亦借以自發牢騷耳。豈真以乞丐類公哉。癡人前不可說夢。良然。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李注吹尺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懽。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

襟良以殫。

澗按晉書周訪傳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周陶世姻此所遊或即訪家墓也。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遺○諸本無遺字鄧治中吳注唐書樂志漢世三調有楚調房中樂也高帝樂楚房中樂皆楚聲王僧虔技錄楚調曲有怨歌行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儷俛六九年湯本云一作五十年吳注六九為五十四歲正義照十四年戊午去戊申十年也是年劉裕弑帝于東堂

澗按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儷俛李善注毛詩曰何有無儷俛求之儷俛猶勉強也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李注公年二十喪偶繼娶翟氏炎火屢焚如螟蟻恣

中田李注蔡氏曰蠶蟲水中含沙射人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廩何焯曰毛傳一夫之居曰廩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

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李注謂日鳥月免飛走之速也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于我

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李注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百餘名多緣古人幽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為辭欲被絃

歌乎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歷敘平素多艱如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答龐參軍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談各本作談湯本云一作談云何校宜和本作談今从之

數面成親舊。湯本云或無舊字。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湯本云公一作翁。李注。楊公。楊朱也。所歎。豈惟常

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湯本云一作屬文。本既不豐。李注謂臞瘠也。復老病繼之。輒依周禮。各本作孔湯本云一作

禮今從之。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湯本云一作早。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斟。湯本云一作

謝按。斟。斗。同。作斟。非。酒閒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宜。情通何校宜和本。作實。萬里外。形

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湯注曹子建詩。王其愛玉體。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盧舟縱逸棹。吳注莊子。方舟濟河。有盧船。來觸舟。雖有穢心之人。不怒。回復遂無窮。發歲始開本。綠君亭本。作止。俛仰也。何注莊子。其疾

也。星紀奄將中。明兩萃時物。湯本。作南窗。翠物。此。從。魚。本。吳。本。何。校。宜。和。本。吳。注。易。明。兩。作。李。鼎。祚。曰。夏。火。之。候。也。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

奏景風。李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吳注。淮南子。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注。離卦之風也。既來就不去。人理固不終。居常待其盡。

曲肱豈傷沖。吳注。玉篇。沖。虛也。莊子。道。沖。而用之。淵乎。若萬物之宗。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卽事如已。湯本作以。云一作已。高。何必升華嵩。

何注。此用呼子先上華陰山。及王子喬上嵩高山事。

連雨獨飲

連雨獨飲。雨人絕獨飲。湯本云一作連。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從何校宜和本。作問。言松喬亦同歸于盡也。湯無何。毛諸本作聞亦通。言松喬如尙在世間亦不得問也。

張自烈吳瞻泰本作開非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波古開本作天際去此幾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儻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李注趙泉山曰按晉書靖節未嘗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飲酒詩云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獨飲詩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此酒中實際理地也豈狂藥昏留之語

移居李注有音字

昔欲居南村李注即栗里也何注眉山楊格曰柴桑之南村江州志云本居山南之上京後遇火徙此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音朔音

相見之類也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李注指顏延年殷景仁屬通之輩抗言談在昔

謝按商頌自古在昔箴語古曰在昔奇文共何校宜和欣賞湯注奇文見王褒傳疑義相與析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

靖節移居詩昔欲居南村云云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蔣薰曰讀疑義相析知淵明非不求解但不求甚解以穿鑿耳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李注勝音升任也湯注言此樂不可勝無為舍而去之韓子亦云樂之終身不厭何暇外慕何裨曰將不勝正言勝絕惟此也謝按將乃晉人發語則勝讀如

為是衣食當須紀湯本云力耕不吾欺何校宜和本作吾不欺焦本同何注劉履曰靖節素願易足惟衣

者完矣求異矣

黃江詩話曰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其紹長沙之勤慎異晉士之玄虛歟

和劉柴桑李注遺民嘗作柴桑令按運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之皆力辭裕以其不屬乃旌其門曰遺民又宋書周續

之傳遺民
遷述廬山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李注：時遺民約靖節隱山。結白蓮社。靖節稱不欲預。

其社列但時復往還于廬阜。間何注：西廬指上京之舊居。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靖節自庚戌徙居南村。

已再稔矣。今秋。後復應畬也。谷風轉淒薄。李注：爾雅釋天。春醪解飢飭。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四句雖出于一時之

諧謔。亦可謂巧于處窮矣。以弱女喻酒之醜薄。飢則濡枯腸。寒則若挾纊。曲盡貧士嗜酒之常態。吳注：王

業曰：柴桑有女無男。潛心白業。酒亦不欲。想必以無男爲憾。故公以達者之言解之。游按：趙以弱女爲比。

王則賦也。說並通。兩存之。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疎。何焯曰：共相疎。我

翳如。何注：百年後。身與名且不得存。況外物乎。然則。駸如。何注：必廣衣食。當須紀耕織。稱其用可也。

袁桷曰：靖節居柴桑。劉遺民作柴桑令。白香山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

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焦本：作空。云。一作欄。非。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知已一作已知。新葵鬱北牖。嘉穉養云：一作養。

非。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發遠遊。吳注：此時是靖節樂天之學。真人用則與天

秋。始知時序。正善寫忘字。秋。癸嘉。穉皆秋景。一結。見及時行樂也。

黃江詩話曰：中有不能忘世。故遇時而慨。否則但見其樂矣。此皆無可奈何之辭。言外自有寄託。

和郭主簿 李本有
二首字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黃文煥曰：有林在前。則清陰常貯堂中矣。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逝閒臥。坐起弄書琴。各本

交遊閒業。臥起弄琴。此從
湯本。蘇武傳。臥起操持。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

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何注：劉履曰：此詩直寫
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真樂。世之榮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末言遙望白雲深。懷古人之高迹。其意
遠矣。何焯曰：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所謂望雲懷古。蓋西方之思也。懷安止足。皆選詞自晦耳。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何校：宣和本。作
華華涼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肅閣本。綠君亭本。作肅。今從之。景澈。陵岑聳

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

獲展。厭厭竟良月。謝按：銜觴四句。蓋謂千載幽人。無不抱此松菊之操。撫之而志節益
堅。以今準古。亦猶是也。自檢平素有懷。莫展厭厭寡緒。其誰知之乎。

於王撫軍坐送客 李注：按年譜。此時宋武帝永和二年辛酉秋。作也。宋書：王宏字元休。為撫軍將軍
江州刺史。庚登之時。西陽太守黃州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湓口。今潯陽之湓浦。三

人于此賦詩。敘別是必元休要靖節預席。錢行故文選載。瞻即席集別詩。首章紀座間四人。謝按：文
選有謝宣遠。王撫軍。庚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庚被徵還東。一首。李善注：沈約宋書曰：王宏為豫

章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庚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
庚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無首章。紀坐間四人事。不知李注所本。所引年譜亦不知何

人所撰。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饒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四緬云。湯本作思。緬。逸

風水互乖違。瞻夕欣欲非。良讌離筵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南子。日。至。懸車。斂餘暉。逝作遊

湯本。注云：淮。斂餘暉。逝作遊。

云一作遊。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湯本云。一作往。情隨萬化道。

與殷晉安別仁。并序。景仁名鐵。○湯本無景仁名鐵四字。謝按南史劉湛傳。劉敬文之父。諡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悻髦。遂就殷鐵干祿。此景仁名鐵之證也。詳年譜攷異。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湯注。太尉劉裕。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少長。何校。宣和本。作少長。各本。作久長。李注。顯真子云。遊好非久長。一本作非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一遇盡殷勤。信宿酬

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

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湯本云。一作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

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馬永卿曰。一本無第十韻。故東坡和韻。張中詩。亦止于貧字。云不救歸裝貧。

陳祚明曰。殷先作晉臣。與公同時。後作宋臣。與公殊調。篇中語極低徊。朋好仍敦。而異趣難一也。

何焯曰。方熊云。殷已為太尉參軍。而仍稱之曰晉安。蓋先作長史掾者。晉所命也。

吳菘曰。良才不隱世。并不以殷之出為非。江湖多賤貧。亦不以己之處為是。各行其志。真所謂肆志無

汗隆也。

贈羊長史。松齡并序。○諸本有松齡二字。湯本無。何校。宣和本。於序作此。與之下注云。羊名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李注。關中作此。與之。吳注。劉覆曰。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秦主姚

稱賀。錢大昕曰。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詩當作于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羊為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惟史稱朱以右將軍領雍州。而此云左軍。小異。攷宋書朱

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居右
上朱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各本外湯一本云一作上正賴古人書黃山谷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

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李注洛陽西晉之故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李注

謂宋公裕始平下燕秦也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獲俱李注時松齡衛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詣裕行府賀平

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湯注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跡不可得而見今九

多謝于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湯注紫芝歌莫莫高山深谷透迤突奕

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遊耳遠矣深哉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湯注紫芝歌莫莫高山深谷透迤突奕

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駟馬無賁患謝按賁貨也無賁患言其患不可貸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何

清謠指四人乖各本作乖非本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媿於四皓然猶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尙友之心

何焯曰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武羅於羿奭之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聊以寄其難言

之隱也
聞人佻曰劉裕平關中越二年卽受禪陶公此詩念黃虞謝綺角蓋致慨于晉宋之間也言雖易盡意

奚能舒乎

歲暮和張常侍何注時義熙十四年冬謝按張常侍當卽本傳所稱鄉親張野蓮社高賢傳野字業

南陽人居榮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徵拜散騎常侍不就但野以義熙十四年卒越